

龙啸

伍禄香 / 著

绝地

新华出版社



龙啸绝地

伍禄香 /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啸绝地 / 伍禄香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166-2059-5

I. ①龙… II. ①伍…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29857号

龙啸绝地

作 者: 伍禄香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编辑: 刘 飞

封面设计: 伍民力

责任校对: 刘保利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6.25

字 数: 450千字

版 次: 2015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2059-5

定 价: 5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八十周年

目 录

不能不说的历史 / 1

金沙水拍 / 3

贵阳中心开花，蒋介石调集中央军、黔军、滇军、川军、桂军，企图聚歼刚南渡乌江的朱毛红军。

声东击西，避实就虚，毛泽东佯攻贵阳，将滇军调出滇境，灯下黑乘虚直捣云南。

防红防蒋，龙云为图自保，急调滇军回防昆明，金沙江向朱毛红军敞开。再走弓背路，林彪佯攻昆明，刘伯承智取皎平渡，朱毛红军巧渡金沙江。

大渡桥横 / 93

蒋介石的眼睛紧盯着大渡河，勒令川军据险而守，企图将毛泽东变成石达开第二。

刘文辉手忙脚乱，防红防蒋两难。

毛泽东的眼睛也紧盯着大渡河，兵分两路，虚实并施夺渡口。

强攻会理城，彭德怀受阻；会理风波，岁月弥补不了的伤痛。

彝海结盟，刘伯承强渡安顺场。

昼夜兼程，林彪飞夺泸定桥。

岷山白雪 / 183

劈山开路，陈光率先遣队红四团夹金山北麓意外逢亲人。

喜庆会师，红一、四方面军将士欢欣鼓舞。

尚未谋面，两军主帅却因战略发展方向发出不和谐之音。

拥兵自重，恃强辱弱，张国焘步步进逼，伸手要官要权，企图驾控中央；

顾全大局，一忍再忍，毛泽东只得一退再退。

北堵南追，两翼夹击，蒋介石制定四面围堵战术，企图将红军困饿死在川西北地区。

无以为继，开路先锋林彪苦战毛儿盖；死守松潘，胡宗南堵死红军北进甘南大道。

饥寒交迫，两军将士筹粮忙；南下、北上，两军高层争执不断。

包座大捷，徐向前打开北进甘南的大门。

探路俄界，林彪苦等主力北上。

内忧外患，走出地狱之路草地的毛泽东被迫率孤军黑夜仓促北上。

分道扬镳，张国焘下定分裂决心。

三军开颜 / 359

智夺腊子口，林彪掰开朱毛红军北进陕甘的生门。

寻路哈达铺，毛泽东在旧报纸中终于找到并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陕北。

吴起镇，毛泽东庄严宣告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后 记 / 412

不能不说的历史

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辉煌的游击作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弄得苦恼不堪。十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四十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的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菲利普·戴维逊

有人说：长征就是英雄战胜困难的故事。

而在笔者心里：长征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苦难”走向“辉煌”跋涉过的崎岖山道，也是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大舞台攀登过的陡峭崖壁。长征，就像母亲分娩的巨痛，使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脱壳般的蜕变，生命获得新生，事业得以延续。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换言之，辉煌的背后是艰辛。

自从一九三四年十月撤离江西瑞金，朱毛红军踏上漫长的寻找生存之路，为寻找中国的未来，就一直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方向，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一次次山重水复，一次次绝处逢生，并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数万英烈血染湘江的悲壮，朱毛红军放弃了与二、六军团会师于湘西的战略目标；黔山黔水的艰辛，朱毛红军放弃了建立黔北根据地的构想；雪山草地自然环境的恶劣，朱毛红军再次放弃了建立川西北新苏区的决策。

就在一次次艰难的抉择中，毛泽东一步步走向了令人瞩目的顶点。

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尤其是草地上的兄弟阅墙，一次次濒临厄运绝境，毛泽东以大智大慧一次次挽狂澜于既倒，他不仅走出了个人命运的最低谷，而且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革命事业的最低谷。

长征，改变了毛泽东的命运，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进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一九三五年夏秋，当朱毛红军历尽艰难冲破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九死一生的爬过雪山，满怀希望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西北时，等待朱毛红军

的不是患难中相见的喜悦，而是雪上加霜般的兄弟阋墙。

毛泽东不仅要正视雪山草地缺衣少食的大自然恶劣环境的生死威胁，还要正视蒋介石调集的中央军、川军和藏兵的“围剿”与袭击，更要正视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趁机逼宫夺权的步步危机。

如果要用个形容词来形容这种绝境的话，完全可以说是“枪枪见血，弹弹咬肉！”

尽管金沙水拍，尽管大渡桥横，也尽管岷山雪寒，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轻舟已过万重山”！

那么，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靠什么咬紧牙关迈过这个“生死之槛”的？

毫无疑问，他们靠的是坚定的信仰和卓绝的智慧！

正是满腔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的热血，正是满怀救国家救民族的抱负，才赋予了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坚如磐石般的信仰，赋予了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一切自然的、人类的障碍和困难的勇气和智慧。

时势造英雄，但英雄并不是像孙猴子般从石头缝里迸出来的，英雄也需要识时势，换言之，就是高瞻远瞩或真知灼见。

在内忧外患中煎熬的毛泽东为顾全大局，只得一忍再忍，一退再退；而权欲熏心的张国焘却得陇望蜀，得寸进尺。历尽千辛万苦才相聚在一起的红一、四方面军几乎陷入兄弟阋墙火并的厄难。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张国焘以实力要挟、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机关头，逆境中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以超群的胆识和卓绝的智慧，毅然率孤军北进陕甘！

最后，历尽艰难困苦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长征的终点放在陕北，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扎在了陕北！

从此，开创出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时代，开辟出中国革命事业的崭新天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表现出的那种百折不挠、坚不可摧的信念，以及在逆境中战胜和克服各种自然的、人类的障碍和困难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巨大勇气及卓绝智慧，无疑为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留下一笔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

正义的事业，大路无边！

因此，笔者继《喋血湘江》、《日出遵义》之后，又撰写了长征三部曲的第三部《龙啸绝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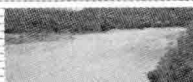
长征三部曲，真实地再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一九三四年十月撤离江西瑞金到一九三五年十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吴起镇的艰难历程，时间跨度刚好是一年。

也许用毛泽东的话来总结长征更加客观：

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

金沙水拍





贵阳中心开花战术花未开，蒋介石反倒被毛泽东困坐愁城；滇军“勤王救驾”，惊魂甫定的蒋介石重振领袖神采，再施聚歼朱毛红军之计。

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晨，贵阳威清门外。

晨雾像睡眼惺忪的少女，懒慵慵地弥漫在天地间，尽管万物复苏，百草吐绿，枝缀新芽，春意盎然，但湿润的空气中仍裹挟着一丝丝寒意。

天刚泛亮，当守城的士兵刚取下城门的大木栓，早已等候的人们便像开闸泄洪般，一下子将城门挤开了，争先恐后地往城外涌去，一时人声鼎沸，乱如一锅粥：小车、马车、板车、滑竿，在仿若蚁拥般的人流中缓缓蠕动；外国人、传教士、达官显贵、豪商巨富，携着家眷，裹着金银财宝，你推我搡地挤出城门，络绎不绝地沿着贵阳至安顺的公路上赶路，车水马龙，烟尘滚滚，人叫马嘶，一片兵荒马乱的混乱光景。

六广门西南侧的毛光翔公馆内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肃立在屋前檐下，尤其是右侧厢楼，几乎连走廊的两端都设有双人岗，戒备甚是森严。

此刻，二楼挂有贵阳绥靖公署牌子房间的雕花梓木门敞开着，室内灯火通明，长方形条桌两侧端坐着七八位戎装整肃的军人，众人的目光正聚集在摊开于正上方一光头男子桌前的地图上。

光头男子身着白色睡袍，浮肿的眼睑堆满了笑丝，两撇胡髭微微上翘着，手中的红铅笔在地图上边指点说：“刚才郭思演从茶店来电话，说朱毛残部已由乌当过洗马河，向龙里、贵定方向走了。而都匀、独山一带驻有廖磊的一个军防守，毛泽东不敢往南走的话，我料定他必然会出马场坪东下镇远，企图窜到湘西与贺龙、萧克部会合或转回江西！”

“委员长运筹帷幄，毛泽东无路可逃！”众人唯唯诺诺，一脸的恭顺谦逊之色。

凌晨，正恹恹而睡的蒋介石接到第九十九师师长郭思演的电话，多日来的惶恐一扫而光，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趿着拖鞋，穿着睡袍，顾不上仪容，连忙命令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立即召集行营随从人员，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不多时，澳大利亚顾问端纳、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顾祝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总统府资政吴稚晖、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总参议吴忠信等人一个个急匆匆地从暖被中爬起，赶到蒋介石跟前。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眼下只要孙渡的第三纵队能按时赶到的话，毛泽东就插翅难逃了！”蒋介石薄唇一抿，消瘦的脸庞布满了腾腾杀气，将红铅笔重重地甩在地图上。

“报告，第三纵队司令孙渡奉命赶到！”正与智囊团谋士们商榷“剿共”大计的蒋介石闻声扭头一望，原来是第二路“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薛岳领着一位一身泥尘的军官腰板笔挺地站立在门口。

“哦，说曹操，曹操就到。志舟兄（孙渡字），你们这个部队，可以算是国家的军队了！”蒋介石喜出望外，连忙起身相迎。

蒋介石笑容可掬地拉着孙渡的手在身旁刚坐下，便急不可待地把朱毛红军的行进方向和自己的判断说了一遍，末了，布满血丝的眼珠紧盯着孙渡说：“你看怎么样？”

孙渡是云南“讨逆”第十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这次被蒋介石连发三道电令率着滇军三个旅，从毕节、大定等地赶到贵阳勤王救驾，三昼夜兼程走了四百余里，初次晋谒蒋介石，也不好多说，只好随口答道：“卑职对整个情况尚不了解，委座的指示是不会错的。”

马屁拍得恰到好处。满心欢喜的蒋介石两撇胡髭往上一翘：“志舟兄辛苦了，因前方战事紧急，你稍休息一日，明日再率部向龙里方向前进，与薛伯陵（薛岳字）从后面追击。”

蒋介石回头望着吴忠信说：“官兵们都辛苦了，叫侍从室预备几万元款子，送到孙司令那里去，慰劳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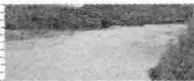
“是！”吴忠信应承着，当下便拿了四万元送到驻在城外的滇军军营。

目送着部属们相继离去，蒋介石站起身来，踱到门口，望着晨曦中的贵阳城，长长地吁了口气，连日来悬在心里的那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心身顿感格外的轻松，就连脚下的步子也仿佛是含笑蓄欢的。

说实话，这几天蒋介石是被老对手毛泽东折腾得够苦够累的了。原本想御驾亲征，一战永逸，彻底铲除让自己头痛多年的朱毛红军，没料到反被毛泽东困坐愁城，一惊一乍，度日如年。

蒋介石是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偕夫人宋美龄从重庆飞到贵阳的。

自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旬，朱毛红军西进入黔，蒋介石调集中央军、黔



军、川军、滇军三十余万大军，前堵后追、两翼夹击，朱毛红军以赤水为轴线，在黔北、川南旋磨打圈了三个多月，一次次陷入国民党军精心部署的包围网中，但又一次次得以死里逃生。

忽进忽退，忽东忽西，变幻莫测，飘忽不定，对老对手毛泽东那套不按常规出牌的战术，蒋介石伤透了脑筋，费尽了心机！

朱毛红军四渡赤水，蒋介石又看到了巨大的战机：将朱毛残部聚歼于遵义以西、乌江以北、赤水以东、綦江以南的狭窄地域！

秋后的蚂蚱，看你还能蹦跶几天！

蒋介石决定御驾亲征，兴致冲冲地赶来贵阳，他要亲自指挥这最后一战。

然而，让蒋介石感到十分沮丧和懊恼的是，正当他手忙脚乱地调兵遣将想给朱毛红军最后一击时，谁知朱毛红军又出其不意地突围而去，于三月三十一日南渡乌江，将中央军、川军、黔军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以北的黔北地域。

更让蒋介石感到寝食难安的是，据前方报告和空军侦察发回的情报表明，进入乌江南岸息烽县境的朱毛红军在黑神庙、潮水场击溃阻击的第五十三师李清猷部后，竟兵分三路，由北向南疾进。

一路留在乌江北岸地域继续游击，二路直赴贵阳，一路折向开阳，向清水江前进，把不足三万人马的朱毛红军如此分散运用，虚实难辨，毛泽东到底摆的是哪门子龙门阵？

四月二日，百思不得其解的蒋介石立即召开行营智囊团紧急会议。

乘虚袭击贵阳，作困兽之斗？

东渡清水江，与湘西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

从上午到下午，从黄昏到深夜，推理、判断，分析来分析去，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厢楼二楼的行营会议室内与端纳、顾祝同、陈诚、何成睿、吴忠信、晏道刚智囊团成员及九十九师师长郭思演、贵阳警备司令兼公安局长王天锡夜以继日地闭门造车，达成的唯一共识就是：两者都直接威胁到贵阳，当务之急是如何确保贵阳的安全！

蒋介石甚至歇斯底里：贵阳的得失，关乎国际视听！

然而，让蒋介石感到揪心的是，此时的贵阳守军只有郭思演九十九师的四个团，且大部分驻防在外围担任守备，城防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原在遵义吃了败仗的唐云山九十三师、韩汉英的五十九师残部分驻息烽、清镇，一部驻防乌江南岸，但已如惊弓之鸟，毫无战斗力可言。距贵阳最近的只有驻扎在黔西的唐云山师陈金城团可调，而周浑元纵队和黔军皆在黔北地域。

远水难救近火！

面对五万分之一的贵阳态势图，蒋介石冥思苦想着。

朱毛红军在黔北川南活动达三月之久，损兵折将，辘重尽弃，已是疲惫之师，贵阳城墙坚固，地形易守难攻，若毛泽东顿兵攻坚，缺少重武器，那是在以

己之短攻我所长，且各路援军只需三日行程便可赶到贵阳增援。看来袭击贵阳是虚晃一枪，东渡清水江与二、六军团会合才是真实意图，这是毛泽东惯使的声东击西伎俩！

蒋介石通红的眼珠泛亮，仿佛又看到了巨大的战机。

将计就计！就以贵阳做诱饵，调集各路追剿大军，来个以贵阳为中心的开花战术，将朱毛红军聚歼在余庆、瓮安、平越以西，龙里、贵定以北，清镇、修文以东，乌江以南地域！

行营的头头脑脑们商榷到深夜，已成为蒋介石高级传令官的第二路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的薛岳奉蒋介石之令，将蒋介石绞尽脑汁精心制定出来的中心开花作战部署分电各路追剿大军：

（一）令第五纵队指挥官李云杰，指挥第二十三师（李谦）、第六十三师（陈光中）火速由镇远星夜兼程经施秉、黄平西进，限四月六日到达余庆，于清水河东岸阻击共军。

（二）令第三纵队指挥官孙渡率第二、五、七等三个旅即由毕节、大定取道黔西，昼夜兼程，经鸭池河直开清镇，限先头部队于四月四日到达，巩固贵阳外围防务。

（三）令第一纵队指挥官吴奇伟、第二纵队指挥官周浑元、第四纵队指挥官王家烈、第七纵队指挥官李韫珩所属各部，沿敌后分途猛追，不许停留。

（四）令空军在乌江南跟踪，轮番侦察轰炸，切实协同各纵队作战。

（五）分电徐源泉、刘建绪在铜仁、酉阳、秀山防止东下，布置阻击，并电李宗仁所属廖磊军进驻独山、都匀以防共军南移。

这的确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四面围堵战术，只要各路大军奉命而行，按时赶到指定的作战地域，那么毛泽东就会再次陷入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的绝境！

望着地图上从四面八方射向贵阳的拖着巨大扫帚尾巴的箭头，望着自己亲手导演出来的这一幕杰作，蒋介石踌躇满志，憔悴的脸上咧出自信的笑容。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贵阳城也不得不防。蒋介石缀满血丝的眼珠一转，又盯上贵阳的城防：

命令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指挥一个宪兵营、两个消防连及警察四百余人负责城防责任，在三天内把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完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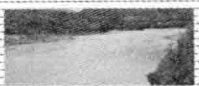
命令萧树经的别动队警卫行营和严查户口；

命令郭思演第九十九师负责贵阳外围防务，在市郊黔连山、图云关、大关等地加强据点工事，在龙里封锁线的守碉部队加紧备战，并派出一部进出贵定、平越作威力搜索相机阻击；

命令黔西的陈金诚团昼夜兼程赶到贵阳增防。

下达毕“圣旨”，筋疲力竭的蒋介石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才昏昏沉沉睡去。

天一亮，整个贵阳城便沸腾起来了：拆庙宇，毁祠堂，男女老少在宪兵和警



察的驱赶下，倾巢出动，搬砖抬石运木头、木板，到处是一片大战前紧张忙碌的景象。

下午，对贵阳城防仍放心不下的蒋介石携着宋美龄，在端纳、顾祝同、陈诚的陪同下，到城墙上巡视一趟。当他看到全城出动，筑碉修堡，干得热火朝天，疲乏的脸面由阴转晴，露出满意的笑容。

薛岳则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绥靖公署内紧急召集党政军要员训话：追堵大军云集，共匪必定无为，勉以精忠报国……各党政军人员务必坚守职责，要与贵阳城共存亡，闻风即弃城者杀无赦！

正当蒋介石为贵阳城防忙得焦头烂额之际，朱毛红军却突然掉头向东而去。

四月四日，飞机侦察：红军主力先头部队已过平越西机场，清水江发现有浮桥，后续部队仍在向开阳东南前进。

四月五日上午，据飞机第四队侦察报告：牛渡北十余里清水江，搭有浮桥两座，浮桥附近高地，约有匪两千余，有东窜模样。朱毛红军集结在开阳羊场地区。

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蒋介石心里变得格外的踏实：督促梁华盛、欧震两师加紧向东追击，尽早形成包围态势。

更让蒋介石感到兴奋无比的是，第九十二师梁华盛师长发来的红军俘虏（通讯队长肖寿山）的供词：

一、伪总部代名词“天津”，第一、三、五为“上海”、“温州”、“厦门”。伪一军团为（一〇〇）又名武汉；三军团为（七〇〇）；五军团为乌江。

二、现伪一军团人约七千余，枪约半数，辖步兵六个团，伪三军团人约四千，枪约三千，辖步兵四团。伪总部直接有干部团一，有迫击炮八门，有机枪两挺，配弹药七八千发。

三、中下级干部及士兵，均蓄念遁逃，现党员监视过严，多不遂意。

人不足三万，且弹尽粮绝，军心不稳，已是强弩之末！

看来在黔北、川南三个月的追剿，已大见成效，朱毛红军元气大伤，已陷入分崩离析的绝境！

然而，好梦不长。

四月五日下午，当蒋介石正在行营兴致勃勃地褒奖修建城防工事卖力的王天锡时，顾祝同神色仓皇地闯了进来，慌张得连帽子也忘记取下便慌里慌张地行了个室内礼：“报告委员长，刚才水田坝有电话来，敌人已过水田坝，快到天星寨了。”

蒋介石闻言霍地从沙发椅上一弹而起，铁青着脸望着王天锡：“水田坝距离贵阳有多少路程，在哪个方向？”

王天锡慌忙走到地图前一指：“在东北角，距贵阳大约三十华里。”

一丝紧张的神情在蒋介石铁青的脸上一掠而过，鹰隼样的目光仍紧盯着地图

上：“距清镇机场有多远？”

“这……这……卑职得算算。”王天锡一时语塞，急得直冒冷汗，慌忙勾着手指计算起来。

“报告校长，乌当来电话，敌人已过乌当。清镇也来了电话，据报飞机场附近发现敌人便衣队，第二十五军有一部叛兵在机场附近滋扰。”陈诚又跌跌撞撞地闯进来报告。

偏在此时，空军又送来当天的侦察报告：贵阳东北几十里外的狗场、扎佐等地的一支红军部队正快速向贵阳扑来；东南面也有一支红军部队正快速赶来。

简直是祸不单行！

蒋介石看着陈诚在地图上标出的朱毛红军进军路线，脸呈猪肝色：原本以为毛泽东已转向开阳东南，必抢渡清水江，没想到又来了个向贵阳东南迂回，从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向贵阳呈夹击之势。

“我又上了毛泽东的当了！”蒋介石一时没了主意，倒背着两手，在办公室内晃过来晃过去。室内诸人低垂着头肃立一旁，连粗气也不敢喘，只有蒋介石那双锃亮的皮鞋与木地板撞击的“嚓、嚓”声回荡着。

忽然，“嚓、嚓”声在地图前戛然而止，蒋介石面朝着地图：“辞修（陈诚字），孙渡部现抵何处？”

陈诚急忙答道：“安恩溥的第二旅今天下午已经清镇抵达贵阳近郊布防，龚顺璧的第七旅已抵鸭池河。”

“立即命令韩汉英派卡车赶到鸭池接龚顺璧旅进占清镇平远哨飞机场，巩固贵阳清镇间安全！”蒋介石边说边转过身来，抓起桌上的电话机就摇。

“给我接龚顺璧！”蒋介石气急语促。

让蒋介石感到恼火的是，电话接通后，龚顺璧因听不清蒋介石满口的浙江话，蒋说一句，龚差不多要反问三四遍，蒋介石怒不可遏，将话筒往桌上狠狠一摔。

更给蒋介石忙中添乱的是，恰在此时，夫人宋美龄闻讯慌里慌张地闯入办公室，气喘吁吁：“达令，赶快坐飞机离开贵阳！”

“离什么离，要死也要死在贵阳，看他毛泽东奈我何！”正在气头上的蒋介石没好气地说。

“好，好，你不走我走！”气极了的宋美龄一把扯下墙壁上的地图，揉搓成一团，摔在地板上，解气地跺上几脚，闹嚷着冲出门外。

蒋介石见夫人动了真怒，连忙跟晏道刚丢了个眼色，示意他去劝阻宋美龄。

生气归生气，但夫人的话不得不听，也不敢不听，蒋介石见晏道刚会意追赶夫人去了，这才转过身来望着王天锡。

王天锡后来谈起当时的情形说：蒋介石默不作答，把两手背在后面，在办公室里面走来走去，沉思很久，两眼盯住我，问：“不经清镇，有便路到安顺吗？”



我答：“有。从次南门出去，经花仡佬（花溪）走马场，可以直达平坝，平坝到安顺只有六十多里了。”蒋说：“你去准备一下，挑选二十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十二匹好马，两乘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我出了蒋的办公室后，心里在想，老蒋准备逃跑了。

毛泽东使出的这一招的确够狠够刁，直把蒋介石逼得举止无措，惊慌欲逃。

病急乱投医。忧心忡忡的蒋介石，正为孤城无援急得抓耳挠腮，团团乱转，忽然想起桂军廖磊的第七军在离贵阳不远的独山、都匀一带，连忙让薛岳急电廖磊星夜兼程赶来贵阳救驾。

没料到廖磊竟复电云：容请示白（崇禧）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去。

“这简直是外国的军队了！”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一把将电文撕得粉碎。

心绪异常烦躁的蒋介石信步走出行营，扈从人员慌忙奔波于鞍前马后，陪着蒋介石漫无目的的查看城区工事。

此时的贵阳城，早已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不少外国人、富豪绅士纷纷卷着财产举家外逃避难，市面上乱哄哄的。

耳闻目睹，蒋介石的情绪几乎跌落到最低点。凑巧走到郭思演师的外围工事阵地上，却见阵地上除稀稀拉拉的少数士兵在修筑防御工事外，其他的士兵打牌的打牌，猜拳的猜拳，晒太阳的晒太阳，乌烟瘴气，一片狼藉。

“火烧房子了，你还喝得三碗烫粥！郭思演，你是怎么带的兵？简直是玩忽职守！”蒋介石勃然大怒，气不打一处来。

“卑职督责下属不力，卑职失职……”闻讯匆匆赶来见驾的郭思演见龙颜震怒，早已吓得脸如白纸，没了人样。

蒋介石虎着脸，气呼呼地掉头就走，吓得扈从们手足无措，慌忙护驾返城。

夜，漆黑又漫长，行营办公室内灯光熠熠，身着国民党军官服的人忽进忽出，一片忙碌。

在长方形会议桌的尽头，沙发椅背紧靠着桌沿，坐在椅子上的蒋介石布满血丝的两眼久久盯在墙壁悬挂着的地图上，宛如一尊泥塑的菩萨。

先是由北向南直指贵阳，后又折向清水江直指黔东，现又迂回贵阳东南，对老对手毛泽东虚虚实实战术战法的意图，揣度、推测、捉摸，尽管蒋介石耗尽了心血，伤透了脑筋，但始终没有得出准确的判断结果。

毛泽东到底想干什么？像一支犀利的针头深深地扎进蒋介石的大脑里，搅得他坐卧难安，心神不定，将他折腾得疼痛难忍，苦不堪言。

说实话，此时的蒋介石除了因毛泽东看似杂乱无章却屡屡取胜的战法使自己灰头土脸而对老对手感到痛恨外，内心深处也不得不由衷地承认毛泽东“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乡下人”。

这次自己精心制定的“贵阳中心开花”战术，花未开成犹为小可，却反倒被毛泽东神出鬼没的战术要弄得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毛泽东呀毛泽东，既